

旗手中的书”，“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赤卫队……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这些诗句中的意象有一种基本的色调，就是象征中国革命的“红色”。这种红色意象与前一意象系统相互衬托，共同推进了诗情的发展，更有效地传达了诗人心中的真切情感。

创造性地运用陕北民歌形式“信天游”，使诗具有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风格和气派。这种两句一节的比兴句式，不仅具有自然质朴的韵味，而且强化了诗情表达和诗情转换的跳跃性，使节奏张弛适度，句式整齐，读来琅琅上口，为诗人传情达意找到了最佳载体。

【思考与练习】

结合作品，谈谈这首诗意象系统有何特点？

秦 牧

土 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辟人类新历史的光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许许多多的自然景物也都产生了新的联想、新的感情。不是有好些人在讴歌那光芒四射的朝阳、四季常青的松柏、庄严屹立的山峰、澎湃翻腾的海洋吗？不是有好些人在赞美挺拔的白杨、明亮的灯火、奔驰的列车、崭新的日历吗？睹物思人，这些东西引起人们多少丰富和充满感情的想象！

这里我想来谈谈大地，谈谈泥土。

当你坐在飞机上，看着我们无边无际的像覆盖上一张绿色地毯的大地的时候；当你坐在汽车上，倚着车窗看万里平畴的时候；或者，在农村里，看到一个老农捏起一把泥土，仔细端详，想鉴定它究竟适宜于种植什么谷物和蔬菜的时候；或者，当你自己随着大伙在田里插秧，黑油油的泥土吱吱地冒出脚缝的时候，不知道你曾否为土地涌现过许许多多的遐想？想起它的过去，它的未来，想起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为要成为土地的主人，怎样斗争和流血，想起在绵长的历史中，我们每一块土地上面曾经出现过的人物和事迹，他们的苦难、愤恨、希望、期待的心情？

有时，望着莽莽苍苍的大地，我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才又收住缰绳，缓步回到眼前灿烂的现实中来。

我想起了二千六百多年前北方平原上的一幕情景。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王利发 您甬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看着她们。〕

小 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

〔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坐在地上，掩面低泣。〕

秦仲义 （对王利发）轰出去！

王利发 是！出去吧，这里坐不住！

乡 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来！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像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来，搂住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哪，二爷！

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

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

秦仲义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王利发 开工厂？

秦仲义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唉，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把财产都出手，不顾自己了吗？

秦仲义 你不懂！只有那么办，国家才能富强！好啦，我该走啦。我亲眼看见了，你的生意不错，你甬再耍无赖，不长房钱！

王利发 您等等，我给您叫车去！

秦仲义 用不着，我愿意蹣跚蹣跚！

成为普遍现象。杜鹏程、杨沫、梁斌、曲波、魏巍等,都是如此。

长篇小说群落

1949—1966年的17年间,国内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约有300部左右。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当时较优秀、流传较为广泛的长篇,除《创业史》(柳青)和《山乡巨变》(周立波)是描写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外,其余的六部:《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青春之歌》(杨沫)、《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都属于革命历史题材的范围。除此之外,还应提到《三家巷》(欧阳山)、《苦菜花》(冯德英)、《铁道游击队》(刘知侠)、《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等,这些长篇小说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一个共同的任务:通过叙事塑造典型的英雄人物形象,作为负载政治意识形态的有形符号。朱老忠、杨子荣、许云峰、江竹筠、林道静、沈振新、周大勇、周炳等一批英雄形象的塑造,成为本时期文学成就的象征,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新中国的形象也逐渐地被建构起来了。这批小说都出版于1958—1961年,正是这些作品的集体诞生,使新中国文学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

《林海雪原》与其他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

曲波(1923—2003)的《林海雪原》写的是解放军小分队进山剿匪的故事,在叙事上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传奇性。作品一出版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林海雪原》虽然没有突破一般战争小说的审美模式,依然以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为成功的标志,依然宣扬的是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调子,甚至还套用“才子佳人”陈旧审美模式增加故事的可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塑造的一系列具有民间色彩的草莽英雄和它讲述的一个个环环相扣、妙趣横生的故事,正契合了隐藏在读者内心里的某种冲破规范的阅读期待心理,而它又的确符合“表现新的人物”的要求,小说中人物身份的正确性,“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感情”,为小说的立足提供了天然的保护。诚如它的编辑所说:“内容的正确性和故事本身的教育意义是无可非议的。”(龙世辉《〈林海雪原〉的人物刻画及其他》)在宣扬时代精神这个“正统”的前提下加点润滑剂,会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阅读快感,可谓一举两得。

杜鹏程(1921—1991)的《保卫延安》是我国第一部从正面战场表现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它气势磅礴地描绘了一个英雄时代里一群英雄的故事。作品中洋溢的崇高的革命激情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要求。冯雪峰称它是“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或者说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从此“史诗性”成为本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追求。但小说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缺少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是这部作品的不足之处。

态的视角出发,叙述过程不时被民间文化因素和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所干扰,因而叙述重心是不断转移的,但恰恰是因为这些民间文化理念上的东西才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鲜明的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了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①由此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严家炎说梁三老汉才是《创业史》里最具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了。只有流动于作家叙述过程中的,内化到人物形象里的民间文化的因素,才是本时期农村小说里具有长远艺术生命力的东西。

本时期在表现农村生活的小说作家中,李准(1928—)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他1953年发表的强调走合作化道路的《不能走那条路》,首次在文艺创作中形象化地宣传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理念,受到中央党报的注意。此后他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主体就在于努力体会国家权力的意图,并寻求合适的形象和叙述话语予以表达。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不能走那条路》、《芦花放白的时候》以及《李双双小传》等。引起普遍关注的是他1960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虽然小说的背景还是与当时的政治相联系,歌颂了大跃进中的大办农村食堂,但作者多少挣脱了写事件、写政策的模式,注重了人物性格的塑造。他善于用细节和白描手法去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注重作品的故事性。孙喜旺的性格是最成功的,他的农民式的明哲保身的精神特征正是吸引读者的地方,此外作者富于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的语言,也是对民间文化形态的不自觉体现。

除了写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孙犁还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农村小说圣手,不少人认为他发表于1956年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是建国后17年里写得最好的小说。作品写了乡村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之间在艰苦岁月中形成的深厚情谊的最终破裂,和他们的儿女六儿和九儿爱情的波折,表现农村在土改之后人际关系发生的变化。在这个作品中蕴含着作者对美丽、淳朴、真挚的友情在生活变革中不可阻挡地产生变异、失落的忧虑。但作品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塑造了满儿这个年轻女性的艺术形象。孙犁以前致力于塑造女性的理想的生命形式,而满儿却是一个与农村一贯的审美观念格格不入的女性形象。她为了逃避自己不满意的婚姻来到姐姐家避难,但却耐不住寂寞,和男人有了不断的来往,用农村世俗的观点来说这叫“不守妇道”。但满儿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的努力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本是无可厚非的,她那种无拘无束自在自为的生命形式,在那个年代,像一缕阳光照亮了我们的眼睛,给了循规蹈矩的人们以别样的意义和启示。

【思考题】

1. 结合作品探讨本时期农村小说的主题模式及其意义。
2. 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探究本时期农村小说在艺术上的追求。

^①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树的大坑，干部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只好慢走，以便脱离她的领导，并避免了她那手电的扰乱。

“走快点儿啊！”小满儿说，“人家一定上课了，我们不要迟到。”

“你带的这是什么路？”干部半开玩笑地说，“这不是正路。”

“什么是正路？”小满儿说，“只要抄近儿就好。小心，这里有一眼井，你可千万别掉下去。”

干部小心地扶住轱辘架，从井边沿过，然后是一陡坡，小满儿跳了下去，干部差不多是滑了下去。

“小心，篱笆。”小满儿侧着身子从荆棘之间闪过去，荆棘挂住了干部的衣服。

“给你吧。”小满儿回头把手电交给干部。她仍然在前面走着，从堆着很多破砖乱瓦的道路上，走进了一座大庙的后门。这座大庙，干部是参观过了的，当他们在大殿中间走过时，干部用手电照了照那站在两旁的，歪歪斜斜，缺胳膊少腿或是失去了眼珠的罗汉们，小满儿毫不在意地走过去，她的脚步放慢了。她说：

“同志，你没有赶过四月初八的庙会吧？这个庙会太热闹了。那时候，小麦长得有半人高，各地来的老太太们坐在庙里念佛，她们带来的那些姑娘们，却叫村里的小伙子们勾引到村外边的麦地里去了。半夜的时候，你到地里去走一趟吧，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就会像鸟儿一样，一对儿一对儿的从麦垄儿里飞出来，好玩极了。”

“那有什么好玩的？”干部说。

“我也是听人说的，”小满儿说，“那么热闹的时候，我并没有赶上。抗日的时候，这村的游击队很英勇，他们站到第三层大殿上，有的就坐在神像的头顶上，放哨和阻击向这里扫荡的敌人。庙里的尼姑替他们搬运子弹，现在她们都还俗了，有一个最年轻最漂亮的，是副村长的儿媳妇。”

“这些抗日的故事很好。”干部说。

“那么，”小满儿停下来，转回身说，“我们不要去开会了，回到家里去，我给你讲一晚上故事吧！”

干部摇了摇头。

“他们不会斗争我吧？”走出大殿，小满儿小声问。

“绝对不会的。”干部说，“你想到哪里去了？”

“有一个尼姑，曾经吊死在这里。”小满儿指着大殿前面的一棵大树说，“因为恋爱不自由。活着的时候，我见过她，她会吹笙，长得也很好。”

干部没有说话，有一阵风扫过树尖和屋顶。

“我害怕。”小满儿忽然转回身来，几乎扑到干部的怀里，她的声音抖颤着，干部听到她的牙齿发出“得得”的打击声音，他扶住她，用手电一照，她的脸色苍白，眼睛往上翻着。她

中有小腿疼和吃不饱两个人。大家停住了步，妇女队长正要喊叫，有个妇女向她摆手低声说：“队长不要叫她们！你一叫她们不拾了！咱们也装成自由拾花的样子慢慢往那边去！到那里咱们摘咱们的，她们拾她们的！让她们多拾一点处理起来也有个分量！”妇女队长说：“我说她们怎么没有出来！原来早来了！”另一个不常下地的妇女说：“吃不饱昨天夜里散会以后，就去跟我商量过不要到南池边去集合，早一点往地里去，我没有敢听她的话。”大家都想和小腿疼她们开开心，就都装作拾花的样子，一边在摘过的空花秆上拾着零花，一边往北边走。

原来头天晚上开会时候，小腿疼没有闹起事来，不是就退出场外和吃不饱坐在一起了吗？她们一听到第二天叫自由拾花，吃不饱就对住小腿疼的耳朵说：“大婶！咱明天可不要管他那什么纪律！咱仍叫上几个人天不明就走，赶她们到地，咱们就能弄他好几斤！她们到南池边集合，咱们到村北杏树底去，谁也碰不上谁；赶她们也到杏树底来咱们跟她们一块儿拾。拾东西谁也不能不偷，她们一偷，就不敢去告咱们的状了！”小腿疼说：“我也是这么想！什么纪律？犯纪律的多哩！处理过谁？光咱们两人去多好！不要叫别人！”“要叫几个人，犯了也有个垫背的；不过也不要叫得太多，太多了轮到一个人手里东西就不多了！”她们一共叫过五个人，不过有三个没有敢来，临出发只来了两个，就相跟着到杏树底来了。她们正在五六亩大的没有摘过三遍花的地里偷得起劲，听见有人说话，抬头一看，见三队的妇女都来了，就溜到摘过的这一边来；后来见三队的人也到没有摘过的那边去了，她们就又溜回去。三队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小腿疼说：“笑什么？许你们偷不许我们偷？”有个人说：“你们怎么拾了那么多？”“谁不叫你们早点来？”三队的人都是挨着摘，小腿疼她们四个人可是满地跑着拣好的。三队有个人说：“要偷也该挨住片偷呀？”小腿疼说：“自由拾花你管我们怎么拾哩？要说是偷，你们不也是偷吗？”大家也不认真和她辩论，有些人隔一阵还忍不住要笑一次。

妇女队长悄悄和一个队员说：“这样一直开玩笑也不大好。我离开怕她们闹起来，请你跑到南头去和队长、副主任说一声，叫他们看该怎么办！”那个队员就去了。

队长张太和更是个开玩笑大王。他一听说小腿疼和吃不饱那两个有名人物来了，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说：“来了才合理！我早就想到这些人物碰上这些机会不会不出马！你先回去摘花，我马上就到！”他又向高秀兰说：“副主任！你先不要出面，等我把她们整住了请你你再去！你把你的上级架子扎得硬硬地！”可是高秀兰不愿意那样做。高秀兰说：“咱们都是才学着办事，还是正正经经来吧！咱们一同去！”他们走到北头，队员们看见副主任和队长都来了，又都大笑起来。张太和依照高秀兰的意见，很正经地说：“大家不要笑了！你们那几位也不要满地跑了！”小腿疼又要她的厉害：“自由拾花！你管不着！”“就算自由拾花吧！你们来抢我三队的花，我就要管！都先把篮子缴给我！”吃不饱说：“我可是三队的！三队的花许别人偷就得许我偷！要缴大家都缴出来！”张太和说：“谁也得缴！”

煤油罩子，坐下来看报。才坐下去，左膝盖里给个什么东西咬了一口，比蚊子叮的痛得多。王凤林赶忙把报纸一丢，伸手往痛处拍去，打着那个家伙了，肉嫩嫩的，好像粘在手上。把手抬起，在昏黄的灯光里，他没看清是什么，就把它扔了，以为是蜜蜂，或是黄蜂。

脚膝盖里的痛楚越来越厉害，到后来，简直有点叫人忍不住。他伏在床上，叫哎哟了。

“老王你怎么的了？”同时下放的一位女干部闻声赶进房里来，惊奇地问。这位女同志，名叫张玉兰，外号叫卫生部长。下放的时候，她买了一箱子药品：什么青霉素，磺胺膏，达姆膏，济众水，人丹丸子，这些流行的成药，样样都备办了一点。她用磺胺膏治好了几个社员的烂疮子，使她名闻远近了。现在，部长问明了原委，又看见同伴痛得眼泪渍渍的，伏在铺上，哼哼唧唧，慌忙跑回自己房间里，把药箱提来，一面開箱子找药，一面安慰道：

“不要紧，给你熬点药，就会好的。先试试磺胺。”她从牙膏瓶似的磺胺膏瓶里挤出点膏子，亲自用手指敷在他伤处，还是不止痛，病人只管哼。张玉兰又试了一试达姆膏，也是不行。两种药物不灵验，她就有些没得主张了。

这时候，房里来了好多人，有老人、孩子和妇女。他们有些是为好奇心驱使，来看一看的；有些是为同情心指引，想帮一手的，有位抱孩子的妇女，听见他一叫哎哟，自己嘴巴也一咧，好像什么地方也发痛。

“到底是么子家伙呀？”王凤林心想，随即扭转脸，央求张玉兰，“大姐你帮我照照，看到底是么子家伙？”

张玉兰按燃手电，横扫地上。在一派耀眼的光流里，显出一条多脚的，黑红的虫子，半截打烂了，半截还在动。

“哎哟哟，是一条蜈蚣虫。”张玉兰失声地叫了，还带声哎哟，好像自己也给它咬了一口，她顶怕蛇和蜈蚣。她用尽平生的力量，一脚踩去，把它送了终。

听说是蜈蚣，王凤林觉得脚膝盖里越发痛楚了。那一段皮肤都麻辣火烧，又像人用好多小刀的尖正在放肆地划。他哼个不停。大家都失了主意。

“大姐，哎哟，你帮我去问问卜妈。”王凤林的话还没落音，张玉兰早已飞出了房间，到卜妈家去了。一群小孩也跟着跑去。卜妈是这个屋场的近邻。她的小茅屋就在上首。她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婆婆，耳朵有点背，眼睛和神志还是跟青壮年们一样地清明。看见有人带一群孩子冲进来，她正要问是什么事，张玉兰先开口了。起初，这位老婆婆没有听清：

“癞狗子咬了？”她反问一句。

“不是，是蜈蚣虫咬了。”有个小姑娘附在她的耳朵边上大声说。

“啊，这个容易，快去捉个蜘蛛子，把毒吸掉就好了。”

张玉兰带领孩子们，用扫把，用竹枝，在屋檐角上，捉了好几个蜘蛛。她拿进一个，放在王凤林的脚膝盖里。这只鼓肚子虫子闻到磺胺和达姆膏药味，就爬开了。再试一个，也照样爬走。张玉兰跑去告诉卜妈。这番告白，费了一点劲，她扯起喉咙，唤了半天。

着说下去：

“你们后生子莫要贪花，如果在路上碰到年轻美貌的陌生女子，对你笑笑，切记不要去招惹，怕是蜈蚣精。”

“你这是侮辱妇女，”有位年轻的，自己以为有些漂亮的姑娘提出抗议。她怕后生子们把她当精怪，都不理她，那就糟了。“我们女子都是精怪吗？”她质问道。

“我没有说都是精怪。”卜大老倌连忙招架，“不过精怪是有的。张家里长工就是精怪笼死的。”

“真叫精怪笼了，有法子赶跑她吗？”又有个后生子问。

“有，捉个鸡公，把它宰了，用鸡血涂在床架上，她就会走的。蜈蚣精最怕鸡公。”卜大老倌说。

“不怕鸡婆吗？”一个小孩问。

这问题，卜大老倌还欠考究，不好回复，就骂起来：

“你晓得么子？大人讲话细人子听，哪个要你来插嘴？”

“好吧，天不早了，老王应该早一点休息，我们都走吧。”张玉兰体贴地说。

依着她的话，大家起身，一个个走出了房间。有个男孩在出去以前，好奇地瞄瞄帐子的后边，看看那里藏得有精怪变成的年轻美貌的女人没有。他终于放心而又失望地走了。

卜大老倌留下鸡公，把它关在堂屋里的一只竹织的鸡笼里。他怕王凤林夜里又发病叫痛，好叫它输血。但王凤林脚膝弯没有再痛。他完全好了。

第二天清早，王凤林和张玉兰背起锄头，跟大家出工。在爬满牵牛花的菜园篱笆边，他感谢地看了看那只剪了冠子的雄鸡。它在啄着什么，一会儿，看见另一只雄鸡，它扑上去，打起架来，完全忘了冠上的创伤。“你这个家伙。”王凤林笑着骂一句，背起锄头，往垌里走去。一天的劳动开始了。

【阅读提示】

与周立波的长篇小说相比，他的短篇小说不太引人注目，但却仍有着自身的独特魅力。他对民情风俗的诗意描绘，清新的散文笔法，还有那充满泥土气息的农民语言的运用，都为他的短篇小说增添了一份异样而夺目的光芒。这个短篇，就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首先，它是一幅优美的别致动人的民情风俗画，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小说只是围绕着王凤林被蜈蚣咬伤，大家都赶来相助的日常生活小事展开的。但就是这一日常生活小事中浸润着民间的巫风。围绕救治方法，大家献计献策。先用西医疗法，后来又用蜘蛛，最后用鸡血。在这种民间仪式中，鸡血有着神奇的功用。周立波不露声色地写出了这段有趣的故事，在破除迷信的攻势中弘扬了民间文化的魅力，在富有乡土

期受到批判的主要有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朱定的《关连长》，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卞之琳的诗《天安门的四重奏》，路翎的短篇小说等。

《我们夫妇之间》讲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张同志，在文化水平、生长环境、生活爱好等存在很大差别的情况下却结婚过起了幸福生活，被当做“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但战争结束进入城市之后，他们的思想感情出现裂痕并日渐加深。后来随着李克的反省，矛盾解除，感情又恢复如初。批评者责难它是“没有技术的解放区文艺”，是拥护“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其写作动机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这些批评，被赋予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的严重含义。这也反映出“延安文艺”进入城市后面对的考验，也透露了它的维护者们紧张而脆弱的复杂心态。

在50年代初，对七月派的中坚成员路翎创作的批评也影响较大。他在1953至1954年间发表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一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你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尤其是最后一篇虽写得十分谨慎，但依然接触到战争和个体感性生活的复杂关系问题。另外，小说还进一步表现了路翎一贯关心的人的心理现实问题，作者对人的个体生命的温情关怀，也暗示了战争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所以这篇当时罕见的探索情感、心理的丰富的作品是不可能平安无事的，引起了批评者的极度不满，为即将开始的反“胡风集团”运动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在1956年5月之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与当时世界大环境有很大关系的，前苏联文学正处于“解冻”期，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要求变革的良好势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说明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个报告是“双百方针”开始正式实施的标志。

这一方面给广大创作者以极大的鼓舞，但很多作家也顾虑重重，50年代的批判运动，至今记忆犹新，批判胡风的硝烟至今也未散去，他们怕打击报复，怕“倒春寒”。这次“大鸣大放”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会坚持多久？放了以后还收不收？什么时候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为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①。尽管犹豫普遍存在，但这一方针仍然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一大批老作家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他们甚至以各种方式，表达被压抑了太久的心声；另外在理论方面

^① 参见翦伯赞《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

“你！到美国去？”江玫猛然坐了起来。

“是的。还有你，玫。我已经和父亲说到了你，虽然你从来都拒绝到我家里去，他们对你都很熟悉。我常给他们看你的相片。”齐虹得意地拿出他随身携带的小皮夹子，那里面装着江玫的一张照片，是齐虹从她家里偷去的。那是江玫十七岁时照的，一双弯弯的充满了笑意的眼睛，还有那深色的嘴唇微微翘起，像是在和谁赌气。“我对他们说，你是一首最美的诗，一支最美的乐曲——”若说起赞美江玫的话来，那是谁也比不上齐虹的。

“不要说了。”江玫辛酸地止住了他。“不管是什么，可不能把你留在你的祖国呵。”

“可是你是要和我一块儿去的，玫，你可以接着念大学，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没有任何东西能分开我们。”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这是江玫唯一能说的话。

心上的重压逼得江玫走投无路。她真怕看萧素留下的那张空床，那白被单刺得她眼睛发痛。没有到礼拜六，她就回家去了。那晚正停电，母亲坐在摇曳的烛光下面缝着什么，在阴影里，她显得那样苍老而且衰弱，江玫心里一阵发痛，无声地唤着“心爱的母亲，可怜的母亲”，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玫儿！”母亲丢了手中的活计。

“妈妈！萧素被捉走了。”

“她被捉走了？”母亲对女儿的好朋友是熟悉的。她也深深爱着那坦率纯朴的姑娘，但她对这个消息竟有些漠然，她好像没有知觉似的沉默着，坐在阴影里。“萧素被捉走了。”江玫又重复了一遍。她眼前仿佛看见一个殷红的圆圆的面孔。

“早想得到呵。”母亲喃喃地说。

江玫把手中的书包扔到桌上，跑过来抱住母亲的两腿。

“您知道！”

“我不知道但我想得到。”母亲叹了一口气，用她枯瘦的手遮住自己的脸，停了一下，才说：“要知道你的父亲，十五年前，也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就再没有回来。他从来也没有害过什么肠炎胃炎，只是那些人说他思想有毛病。他脾气倔，不会应酬人，还有些别的什么道理，我不懂，说不明白。他反正没有杀人放火，可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再也看不见他了——”母亲说着，失声痛哭起来。

原来父亲并不是死于什么肠炎！无怪母亲常常说不该有一个人屈死。屈死！父亲正是屈死的！江玫几乎要叫出来。她也放声哭了。母亲抚着她的头，眼泪浇湿了她的头发——

从父亲死后，江玫只看见母亲无言流泪，还从没有看见她这样激动过。衰弱的母亲，心底埋藏了多少悲痛和仇恨！江玫觉得母亲的眼泪滴落在她头上，这眼泪使得她逐渐平静下来了。是的，难道还该要这屈死人的社会么？徬徨挣扎的痛苦离开了她，仿佛有一种

“对！”林震把右拳头打在左手掌上。

赵慧文也有些激动了，她把枕头抛开，话说得更慢，她说：“我做的是事务工作，领导同志也不大过问，加上个人生活上的许多牵扯，我沉默了，于是，上班抄抄写写，下班给孩子洗尿布、买奶粉。我觉得我老得很快，参加军干校时候那种热情和幻想，不知道哪里去了。”她沉默着，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好看的手指，接着说：“两个月以前，北京市进入社会主义高潮，工人、店员，还有资本家，放着鞭炮，打着锣鼓到区委会报喜，工人、店员把入党申请书直接送到组织部，大街上一天一变，整个区委会彻夜通明，吃饭的时候，宣传部、财经部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着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各种气象；可我们组织部呢？工作改进很少！打电话催催发展数字，按前年的格式添几条新例子写写总结……最近，大家检查保守思想，组织部也检查，拖拖沓沓开了三次会，然后写个材料完事。……哎，我说乱了，社会主义高潮中，每一声鞭炮都刺着我，当我复写批准新党员通知的时候，我的手激动得发抖，可是我们的工作就这样依然故我地下去吗？”她喘了一口气，来回踱着，然后接着说：“我在党小组会上谈自己的想法，韩常新满足地问：‘难道我们发展数字的完成比例不是各区最高的？难道市委组织部没要我们写过经验？’然后他进行分析，说我情绪不够乐观，是因为不安心事务工作……”

“开始的时候，韩常新给人一个了不起的印象，但是实际一接触……”林震又说起那次写汇报的事。

赵慧文同意地点头：“这一二年，虽然我没提什么意见，但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里的一切，有表面也有内容，作到金玉其外，并不是难事。譬如韩常新，充领导他会拉长了声音训人；写汇报他会强拉硬扯生动的例子；分析问题，他会用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于是，俨然成了个少壮有为的干部，他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得意。”

“那么刘世吾呢？”林震问，“他决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但是他的那些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看到他容忍王清泉这样的厂长，我无法理解，而当我想向他表示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的议论却使人越绕越糊涂，除了跟着他走，似乎没有别的路……”

“刘世吾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他蛮有把握地应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除了拼音文字之类的具体知识。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需要干一气，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教育这个，处理那个，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凭他的经验和智慧，他当然可以做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赵慧文毫不容情地说道。这些话曾经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萦绕在她的心头……

散会后,林震气恼得没有吃下饭,区委书记的态度他没想到。他不满甚至有点失望。韩常新与刘世吾找他一齐出去散步,就像根本没理会他们对他们的不满意,这使林震更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力量的悬殊。他苦笑着想:“你还以为常委会上发一席言就可以起好大的作用呢!”他打开抽屉,拿起那本被韩常新嘲笑过的苏联小说,翻开第一篇,上面写着:“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他自言自语:“真难啊!”

【阅读提示】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年仅22岁但已有8年党龄的青年王蒙,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以其积极干预生活的战斗激情,揭露党的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大胆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这篇小说最初受到人们的重视,正是源于这种积极干预现实生活的意义与作者难得的勇气。但在许多地方,这部小说留有作者独特的社会经历及心理经验的印记,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从而超越了揭露现实生活阴暗面的表层意义。他关注人的心路历程,关注人的心灵的成长,至今仍散发着青春的激情。

主人公林震单纯、快乐,富有朝气与抱负,22岁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怀着成长的渴望走进区委组织部后,林震却始终难以融入周围环境,做到内心与外在现实的和谐。在这里,作者重点突出了林震的理想与社会阴暗面的冲突,他的激愤、惶恐、疑惑与感伤,所有丰富而令人心动的心理内容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细致幽微的传达。但令人惊叹的是,王蒙不仅以个人涉世之初的感受与体验为出发点,展示了个体与现实不可避免的外在冲突,而且通过透视主人公灵魂,表现了个体心灵的深处那种难以言传的矛盾与困惑。

在主人公林震复杂的内心冲突中,作者展开了对刘世吾这一形象颇具深度的塑造。刘世吾是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解放前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还负过伤,人生阅历相当丰富;他办事冷静,沉着理智,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只要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他又懂得“领导艺术”,富有工作经验,深谙处世之道。刘世吾对文学显得亲近而喜好,作者对这一点反复强调,更让读者窥到他丰富、隐秘的心灵深处:那里也埋有一小块理想与激情的绿洲。但是,“绿洲”毕竟已被深藏在灵魂的最底层,刘世吾即使不像金玉其外的韩常新和蜕化变质的王清泉那样,让人彻底地厌恶、反感,也不像耽于幻想的林震那样,总是怀着一腔理想去快乐地拥抱新的工作和生活了。在冷静的背后是他的冷漠与世故,“就那么回事”是他的口头禅。他似乎已看透一切,对什么都“习惯了,厌倦了”,像炊事员得了厌食症一样,已没有热情与抱负。这一切足以表明,在现实的冲击下,刘世吾的理想早已破灭,只有在谈论文学的一刹那,也许他才感受到一点纯粹的东西。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林震没有像对待韩常新、王清泉那样单纯地批判,他们之间有深刻的精神交流。小说中林震和刘世吾共有四次谈话,尤其第四次在小饭馆的夜谈,刘世吾的性格及心

我们将珍惜每一个幽夜
在灯下读书
在窗前望月
在枕边谈笑
在梦中听屋上的风雨
和邻家的鸡啼

让尘世的纷争遗忘我们
让岁月在门外悄悄地走过

我们将平分欢乐与忧愁
在眉间看出对方的心事
直到黑发凝结了秋霜
相爱还如初恋的时候
朋友们会常常想起我们
仅仅因为我们相爱一生

让你的心能经受寒风烈日
让我的诗莫成了水月镜花

【阅读提示】

这首情诗,没有浓情蜜语,也没有山盟海誓;看不到风花雪月,也看不到激情燃烧。流沙河在《情诗六首》中倾注的只是一个历尽沧桑后的中年人对爱情浪漫但素朴的情怀,袒露的是一颗备受磨砺急需慰藉的心灵。

在这一组诗中,首先抒发的是诗人那极度浪漫的情怀。1966年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已经预先经历了暴雨来临之前暴风的摧残。为“左”倾政治鼓吹呐喊,形同政治宣言的文艺作品成为主流,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充斥文坛,情诗早被看做是资产阶级庸俗趣味的体现而被批判。在这让人窒息的时代氛围下,流沙河仍然选取不是多么华丽的辞藻,利用情诗的形式来表达那弥足珍贵的对美好爱情的一点点浪漫情怀。正是时势之险恶凸现了这首诗的浪漫,同时也倍显其中情感之真挚。面对着如雪花般冰清玉洁的恋人,诗人首先表达的是对以往走过的人生之路的深沉反思。这反思让他领悟到,虽然以往一步步走得弯弯曲曲,但却都是在向这最终的一点靠近。也在这对人生近乎宿命的感

“这行当真不好受。”

“那么，”他就又张着口望着我，“你要这鱼吗？你不要鳖，这鱼好吃哩，五条，一元钱，行吗？”

不知怎么，我竟把鱼买下了。我明明白白知道这鱼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的房东对我说过他们最闻不惯那鱼腥味儿，他们的锅会让我煎鱼吗？何况我又不会做，但我却掏出一元钱把这鱼买下了。

他很感激，好像这一元钱不是他以鱼卖得的价钱，而是我施惠他的，他话多起来，说这河里鱼鳖很多，他们以前全是捉鱼鳖去玩，那鲇鱼最难捉，必须用中指去夹，要不就一下子溜脱，别小看那一斤重的鱼，在水里的力气不比一个小狗好对付。又说鳖是有窝的，发现窝了，一叉下去，就能扎住。中午太阳好的时候，鳖就爬出河来晒盖，要打翻它，要不那龟头出来，会咬住人不放，如何打也不松口，必须等到天上打响雷，或者用刀剁下那头来。他又说，后来城里的人喜欢吃这些乱七八糟东西，他们就有了挣钱的门路。

“我们忘不了城里人的好处！是他们舍得钱，才使我们能有零花钱了。”

我说，话可不能这样说，应该是你们养活了城里人。不是你们这么下苦，城里人哪儿能吃到这些新鲜物儿？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和我争辩起来，末了就笑了：“城里人什么都吃！是不是死猫死狗地吃多了，口臭了，每天早上才刷牙呀？”我哈哈笑了。

“真有趣！”我说，“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四了。你看着老吧，其实是三十三，七月十六日才过生日。”

“孩子几岁呢？”

“我还没结婚呢。”

没结婚？我不敢再问了。因为在山地，三十多岁的人没有结婚，是一件十分不体面的事，如同有了天大的短处，一般忌讳让人提起的。

“其实，媳妇是在丈人家长着呢。你说怪不，我们村的媳妇，有的在一条巷子里，有的在几百里的地方，婚姻是天生一定的，这我是信了！”

“你的那位对象住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我想她很快就给我来信了。”

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再问时，他掉头走了。走到那个石头上，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酒瓶，看了看，轻轻丢进河水中去了。

“你怎么把酒瓶丢在河里？”我大声问道。

“它不会摔破的。”

“里边有酒吗？”

“没有。”

“你丢那干啥？”

来表现其中可爱、单纯的情致,毫无雕琢之嫌,因而也愈发显出特有的审美韵味。小说还在字里行间穿插了对河边美丽风景的描绘和对人物捕鱼捉鳖过程的描写,这都为本文增添了灵光和色彩。

作家在文中沿用了他写小说所一贯推崇的散文笔法,使整篇文章都显现出情节淡化、结构散化的特征。这种笔法为小说增添了飞扬灵动的气质和古典艺术的气韵,使全篇都透射出一种变换多姿的散文美,表现出作家驾驭“散文化”小说的能力。

【思考与练习】

结合本文,试说明作者用“散文化”笔法写小说有何好处。

汪 曾 祺

受 戒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劊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明海家田少,老大、老二、老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他七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他爹、他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

“什么叫‘沙弥尾’？”

“放一堂戒，要选出一个沙弥头，一个沙弥尾。沙弥头要老成，要会念很多经。沙弥尾要年轻，聪明，相貌好。”

“当了沙弥尾跟别的和尚有什么不同？”

“沙弥头，沙弥尾，将来都能当方丈。现在的方丈退居了，就当。石桥原来就是沙弥尾。”

“你当沙弥尾吗？”

“还不一定哪。”

“你当方丈，管善因寺？管这么大一个庙？！”

“还早呐！”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噜噜飞远了。

.....

1980年8月12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阅读提示】

新时期伊始，汪曾祺相继发表了《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以乡土风情为主要内容

太浓，有西菜味。如今把虾仁装在番茄里面，不仅是好看，请大家自品。注意，番茄是只碗，不要连碗都吃下去。”

我只得佩服了，若干年来我也曾盼望着多给人们炒几盘虾仁，却没有想到把虾仁装在番茄里。秋天的番茄很值钱，丢掉多可惜，我真想连碗都吃下去。

唔，经朱自冶这么一说，倒是觉得这虾仁有点特别，于鲜美之中略带番茄的清香和酸味。丁大头说得不错，人的味觉都是差不多的，不像朱自冶所说有人会食而不知其味。差别在于人吃得出却说不出，只能笼而统之地说：“啊，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吃！”朱自冶的伟大就在于他能说得出来，虽然歪七歪八地有点近于吹牛，可吹牛也是说得出来的表现。在极力的享受和娱乐之中，不吹牛还很难使那近乎呆滞的神经奋起！

仙女在石板桥上来回地走着，各种热炒纷纷摆上台面。我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只知道三只炒菜之后必有一道甜食，甜食已经进了三道：剔心莲子羹，桂花小圆子，藕粉鸡头米。

朱自冶还在那里介绍，这种介绍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他开头的一笔写得太精彩了，往后的情节却是一般的，什么芙蓉鸡片，雪花鸡球，菊花鱼等，我们店里的菜单上都有的。

人们的赞叹和颂扬也没有停歇：

“朱老，你的这些学问都是从哪里得来的？”

“很难说，这门学问一不能靠师承，二不能承书本，全凭多年的积累。”

“朱老，你过了一世的快活日子，我们是望尘莫及。”

“哪里，彼此彼此，文化大革命和困难年也是不好过的。”

“算啦，那些事情都过去了，吃吃！”

“是呀，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我们大家天天都能吃上这样的菜！”

我听了肚里直泛泡，人人天天吃这样的菜，谁干活呢，机器人？也许可以，可是现在万万不能天天吃，那第五十八代的机器人还没有研制出来哩！

“老高。”

“啾。”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像朱老这样的人才你以前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知道，我很早便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请他去指导指导，把你们的饭店搞搞好。”

“请……请过，我们请他讲过课。”

“那是临时的，没有个正式的名义。”

人们突然静下来，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凝神了。在今天的这顿美餐里，似乎要谈什么交易？！

“名义……这名义就很难说了。”